



13
1787
60



13
1787
60

文物

漢書楊雄答劉歆書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輜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間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輜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槩之法畧有故天上下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遺語歸既以鉛摘次之於槩二十七歲於今矣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帷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於後嗣言烈於漢籍誠雄心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邁也

拾遺記張華博物志成晉武賜以麟角筆管遼西所獻也青鐵

硯用于闐所貢鐵為之也側理紙萬番南越所貢
唐書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象牙犀角
為管狸毛為心覆以秋毫松烟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緊薄白
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唐子西硯銘硯與筆墨蓋器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
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
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
壽而銳者天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
壽而動者天乎吾於是得養生焉

筆

晉書王珣孝武時為左僕射夢人與大筆如椽覺語人曰當有

大手筆事俄定冊謚議皆珣草之

李白夢筆生花自足文思且進五代和凝十七舉明經至

京師夢人與五色筆十九登第

典畧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為丞相軍謀祭酒曹操令柱狀
奏孔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博物志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為筆嶺外尤必兔
人多以鷄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書札多體弱然而筆亦利其
鋒至水乾墨緊之後鬚鬣然如蠶焉

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也世稱蒙恬
造筆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枯木為管以鹿毛為柱
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又問曰筆有
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

事也

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筆以錯室為耐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危為之又以雜室為臣則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尚書故實僧智永遠祖逸少智永皆善書有禿筆頭千甕

皆數石後瘞之號為筆塚韓愈毛穎傳謂諸管城號曰管城子呼為中書君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

文會稽褚先生友善其出處必借

天寶遺事蘇頲有石花筆架天欲雨則筆架津潤以此占雨無

差

柳子厚詩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李賀詩筆補造化天無功

五代史漢史弘肇位方鎮不喜賓客嘗言文人巨耐呼我為卒

曰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黃帝造續事始措竹槍太劍若毛錐

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

紀聞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國故

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王羲之筆經筆成合蒸之令熟三斗米飯以繩穿管懸水晶上一宿而後可用

御史臺記臺中尚揖揖古之肅拜也故有臺揖筆每署事必舉

筆當額有不能下筆者人號為高擗筆往往自臺拜他官執筆

亦誤作臺揖者人皆笑之

類說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

孫尤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子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

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

以為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

信與之遠矣弗姬多以小兒胎髮為筆柱鄭虔云蕭祭酒常用之嶺南太守以禿毛使工人製筆偶失之因剪已

筆

天中記今之筆故者往往尋不見或會府吏千百輩用筆至多

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判冥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日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舉

無恙

今之職官斷太辟罪者署案訖必尋毀其筆蓋彰其慄也醫工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

代醉編馮鏡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人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所載之筆又傳為史載筆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侯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六年乃附會以為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恬始用兔毫矣殊不知莊子有砥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砥耶義之筆經諸郡獻兔毫唯趙國是以兔肥毫長而銳須用中秋月液之近夏焦而嫩近冬脆而禿

厄言製筆之法桀者居前堯者居後强者為主要者為輔參之

以絲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

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白樂天有規矩筆賦王

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

硯

釋名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太公金匱硯銘云石墨相着而黑邪心讒言得無汗白

伍緝之從証記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古朴蓋夫子

平生時物也

西京雜記天子王几以酒為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為硯亦取其

不冰義之筆陣圖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磨也硯者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軍結構者謀畧也出入

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漢武外傳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百斤為硯以水銀養內金函金泥封之其國人長四尺惟餌為肝石半青黑如馬肝碎之俱丸轉丹吞一粒彌年不饑以拭白髮皆黑帝常坐其泉殿群臣白髮者以拭之應手皆黑時公知曰不願作方伯唯願拭肝

石漢宣帝時中郎將彭祖少與帝微時同硯席

陳留志范喬年二歲祖父馨卒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使執硯啼哭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為硯甚工而貯水數日不滲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締瀝過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眾瓦有異焉梅聖俞詩不作鴛鴦飛乃有蝌蚪

情楊師道詩圓池類壁水輕翰染烟華將軍欲定遠是兼不瀛除今有圖如杯而中隆起水環之者名曰壁窰硯亦謂之分題硯傳玄賦木則貴其能軟石則美其潤堅加漆之膠固舍中德之青玄

資暇集調桑硯始因元和初李濟翁叔祖宰隴之木陽邑諸子溫清之隙必訪山水以遊一日于澗側見一紫石憇息於上其色且欲記其憇山之遊既賞携鑄具隨至自勒姓比年月遂刻成文復無初缺乃曰不頑不楚可琢為硯矣唐語林

中書因議政喧競碎硯王鐸嘆云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異苑蔣道支于水側見一浮榼取為硯製

皆納硯中後忽失之道人曰吾嘗

可于水際見尋道支旦至水

北夢瑣言鄭朗落志時凡

之象明後位在台輔

五代史桑維翰或令其改姓

而他姓卒以進士及第

四譜終水中翰年

硯水不涸馬通典號州貢終葵石硯二十枚

文嵩傳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器度

道不仕因採訪遇之端陽拜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金

光華陰褚知白同出處

蘇軾有萬石羅文傳陳師有石文侯傳吳寬有端友傳

蘇易簡硯譜會稽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

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石揚休以錢三萬得之

李衛公多硯絕

妙者結隣

後王青石硯墨池中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

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王索

之良苦陶不能柰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

是硯無復潤澤

宋謝堅知徽州嘗于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常有五色雲如

錦衾郡檄隨雲所覆處斷之得佳石有白文繞兩船宛轉如二

龍既發為硯而雲氣不復見矣

柳公權論硯言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

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為硯至妙益墨而至潔其溪水中出

一草芊芊可愛匠琢訖乃用其草裹之故自嶺表至中夏而無

損也噫亦非天使之然耶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

山絕頂者尤潤如猪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黠者世

謂之鸚鵡眼或脉理黃者謂之金線文左價倍于常者也其山號曰斧柯山即觀碁之所也昔人採石為硯必中牢祭之不爾則雷電勃興失石所在

端所出有四巖石為甲然巖石又分上下又有死眼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鑿睛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容畧具內

外皆白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眼石

溫潤端人謂石嫩則多眼凡青脉必有眼脚石腰石多青脉眼之別有鸚鵡眼雀眼雞眼猫眼菜豆眼翠綠為上黃赤為下眼生墨池外曰高眼生於池內曰低眼高眼左所愛尚以其不為黑所漬也

揮塵錄陳公密鎮未達時嘗之端州聞部內富民蓄一硯奇甚

至破其家得之研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可

畏二鸚鵡眼以為目每遇陰晦則雲霧輒興公密沒歸于張仲

詩詠政和間遂登金門祐陵置平和殿為書符之用

三衢徐氏有龍尾溪

石硯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暗隨月盈虧

漏水燕談唐彦猷嘉祐中守青社得紅絲石於黑山琢為硯其

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霧花卉石

自有膏潤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彦猷作硯錄品為第一

志林建州北苑龍焙山如鳳翔下飲之狀東坡得石為硯銘曰

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又紫潭出玄雲又文章忠

義老研磨

吾溪漁隱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鎮密可以敵玉滑

膩而能起墨以之為硯故世所珍石雖多惟羅紋者眉子者刷

絲者最佳東坡作龍尾硯銘云滑不拒墨者此羅紋石也又詩

云成都畫手開十眉者此眉子石也汪彥章詩云水蠶吐繭抽銀忽雲縞裂斷擲錢縑此刷絲石也歛石其最可上者每用墨

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是足過端石矣
危言趙希鵠云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又一種卵石去廳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精潤與研質不同或有排點如粟皆叩之無聲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脫細潤於玉有眼如小綠豆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縑紋或白縑紋如線此種亦外有黃臙包絡叩之微聲磨亦無聲已上硯久用鋒芒不退 希鵠又云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在臨洮

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為無價之寶余有宋孝宗所賜周益公正此物也有御筆洮瓊二字

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發晉靈公冢得玉蟬蜍一枚腹空容五合水王取以為盛水滴

傳玄水龜銘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出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素經緯群書

紙

釋名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方絮曰紙紙者絮也苦字從系氏聲蓋古人書於帛故裁其邊幅如絮之一苦也

漢書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號書應劭曰赫號薄小紙也閱文振楮待制

傳初名藤更知白至漢和帝起拜秘書省尋權秘閣待制知白用而竹氏帛氏遂廢與陳玄常侍左右帝戲玄曰江漢以濯秋

陽以暴知白可謂孔氏之徒焉而卿反之何玄曰知其白守其黑臣得自全之道

後漢書蔡倫為上方令有才思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或用縑

縑貴而簡重茲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為麻紙楮皮為穀

紙自是莫不用焉初學記古之素白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故數

滿寫書則路温舒截蒲是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絲巾為殊不得言古

今紙

南方草木狀密香紙以密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青文如魚子

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泰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帝以萬

幅賜當陽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什例

唐書舒元興作吊剉溪藤文言剉溪藤可作紙今之錯為文者

皆天關剉藤也坡詩溪石琢馬肝剉藤開玉版國史補紙之妙者越之剉藤也

牋蜀之麻面薛骨金花魚子十色牋又雲陽有六合牋

纂異記薛稷為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雷

璋曾孫穆之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

杜陽編德宗朝有朱鳥來常嗽玉屑聲甚清暢及為鷲鳥所搏

宮人皆以金花箋寫多心經薦其冥福

卮言蔡倫後有左子邑善造紙蕭子良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勅紙各一百唐高麗

歲貢蠻紙襯書卷日本國出松皮紙又水苔紙以苔為之名側

理紙晉武賜張華萬番造博物志扶桑國出艾皮紙中國有桑

皮紙蜀中藤紙江南竹紙楮皮紙黠歙凝霜紙浙中有麥麴稻

稗紙宋張永所製紙為天下最尚方不及齊高帝造銀光紙賜

王僧虔段成式在九江造雲藍紙湘東王為荊州上武帝云特
 送五色紙三萬枚吳越有温州蠲紙烏程紙由奉紙南唐有澄
 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蜀牋按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
 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
 銅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
 之目蜀志王衍以霞光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曠又有百韻牋
 幅長可寫百韻有學士箋短於百韻薛濤箋短可書四韻韓浦
 詩云十樣鸞牋出益州又元稹寄薛云菖蒲花發五雲高今世
 所重薄則澄心堂厚則高麗爾其次則無灰連四紙若古所稱
 五色霞光之類尤為可惡百年後墨皆脫落書畫之類皆以紙
 白板心為貴式與廷筠詩三十六鱗克使時數番猶得畏相思
 待將袍襖重抄了寫盡襄陽播摺詩一云令飛之

有樞柘詞
 恐播摺誤

墨

說文墨者黑也字從黑土墨者煙煤所成土之類也古人灼龜
 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紀聞近黠畝間有人造
 白墨色如銀逆研畢即

與常墨無異即
 未知所製之法

顧野王輿地漢時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
 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墨一九肅方欲注周
 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晉書陸士龍與兄云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
 燒此復可用然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纂異錄薛稷為墨封九錫拜玄香太守兼亳州都郡平章事

相
 墨

經墨染紙三千字不昏暗者為上凡墨用之一歲纔減半寸者萬金不換雜志燕人易玄光字處晦封松滋侯坡詩云遠致烏玉塊 楊維禎璞隱傳隱者蒲氏名玄珪上世但株人秦時爵五大夫漢時依蜀人楊雄雄居家習玄學上長揚賦非籍為客不能見翰林主人始終以客卿呼之自去與蜀之涪陵蒲序氏同居萬松岡

藝文志唐玄宗修圖書創集賢院大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才

陶家錄事唐玄宗御案上墨曰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行上叱之呼萬歲奏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世人有文章者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以墨分賜掌文官

開寶通禮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土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 宋書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表啓自嘆供

御者不及四譜祖氏本陽定人唐之墨官世以易水墨為上

春渚紀聞偽蜀有童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甚佳其穎悟遂錫之衣服及墨一九後佳童誤墜於庭下盆池中後數年重植盆中荷芰復獲之堅硬光膩仍舊或云僖宗朝所用之餘者州

韓有李廷珪墨曰臣廷珪四和墨

任道源家有唐高宗時鎮庫墨重三斤許質堅如玉石銘云永徽二年鎮庫墨 四譜義熙中三藏佛馱陀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池中出與僧洒掃研墨神仙傳班孟龍能磨墨一噴皆成字畫紙有意義

常侍徐鉉云建康東有雲穴山西有石墨親常使之又云幼年常得李超一挺長不過尺細方如筋與其愛弟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

氏墨無及此者超即廷珪之父也唐末陶雅為歙州刺史二十

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

北戶錄婦人集汲太子妻李與夫書云致尚書墨十螺梁釋律

御墨一量十二丸皇后妃一量一百丸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

僕承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宋元嘉中格寫書墨一

丸限二十萬字

澗水燕談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

留居以墨名家超本姓奚江南賜姓李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

為龍紋仁宗宴群臣於羣玉殿嘗以其墨賜之有雙脊龍樣尤

為佳品

顧微廣異記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寫書今山中多出

朱石亦可以入朱硯中使錄異嶺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雨

謂之曰雷公墨也扣勃起人多於野中獲得石狀如蠶石

志林阮公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取

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

墨墨將磨子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為好事者之戒

世人論墨多取其黑而不取其光光不黑固為棄物若黑而不

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

睛乃為佳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

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文房四寶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子善禱之義祝曰九子之

墨成於松烟本姓長生子孫圖邊段成式墨書云名殊九子狀

異二螺

厄言造墨之妙者無過魏帝誕所謂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者也

唐集卷二

六朝無過張永五季無過奚超及其子廷珪廷珪在南唐賜國
 姓寘之水中三年不壞宋有常和沈珪陳瞻者皆妙品也張遇
 以龍香劑進御有隱君子王迪者止用遠烟鹿膠而自有龍麝
 氣當勝之至潘谷而妙駸駸乎廷珪流亞矣元朱萬初又谷流
 亞矣蘇浩然澣自製墨皆作松紋斂皮堅緻如玉石王迪流也
 至金章宗乃以蘇合油為按烟為之遂與黃金同價蓋墨妖也
 筆談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
 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
 雌黃一塗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香

說文凡香之屬皆曰香遠聞曰馨美者曰馥音使氣曰馥

宋范曄香序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糝

曾唐粘濕其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於外國

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蒙甲戩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

增於尤疾也范序所言悉以此類朝士麝本多忌此庚保之棗膏昏蒙比羊玄保甲戩淺俗比徐湛之其松蘇合

比惠休道人沉實易和蓋自比也

天寶遺事楊國忠常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檻欄以麝香乳香飾

土和為泥飾閣壁每於春時花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於此閣

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治不侔此壯麗也

萬花谷周顯德間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洒

衣衣敝而香不散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蓋薰麝香逆於人鼻所過瓜畫一蒂不獲元載寵姬薛瑤英母

趙娟勿以香啖英故肌肉悉香

傳燈錄香嚴童子白佛言我諸比丘燒水沉香香氣寂然來入

鼻中非水非空非烟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

漏得阿羅漢

香譜宋景公燒異香於臺上有野人被草負笈加門而進為是子帝世言天部

香譜司天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為送魂香手持

香爐懷中取一帖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烟氣裊裊直上甚於龍

腦德哥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烟用為引導盡見

其父母曾高德哥曰但死經八千年已上則不可返矣

泉守葉廷珪香譜乳香一名薰陸出大食之南數千里其樹類

松以斤斫樹脂溢于外結而成香聚而成塊上品為棟香圓大

如指頭今俗所謂滴乳次曰瓶乳言收時置于瓶中又次曰乳

塌蓋香而雜以沙石者也又次曰黑榻蓋香之黑色者也

腦子出渤泥三佛齊亦有之乃深山窮谷中經千年老杉樹其

枝幹不曾損動者若損動則氣泄無腦矣其大者成片謂之梅

花腦其次速腦又其次米腦 沉香其木類椿舉多節取之

先斷其木根積年枝幹俱朽心與節不壞者香也其香黑而沉

水者為沉香半沉浮者為鷄骨香其粗者為箋香大槩生結者

為上熟結者次之堅黑者為上黃者次之有犀角沉燕口沉附

子沉 蓬萊香出海南山西其初則狀如粟棘房土人謂之

刺香 生熟速香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斫於地

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 檀香出於三佛齊國皮堅而色

黃者謂之黃檀皮膚腐而色紫者謂之紫檀 鷓鴣斑體薄而

易燼其厚而沉水者差久 降真香氣勁而遠能辟邪氣

篤耨香出真臘國亦樹之脂也樹如松杉之類而香藏之皮樹老而自然流溢者色白而透明故其香雖盛暑不融麝

香木出占城國樹老而仆埋於地而腐外黑而內黃赤者其氣類如麝龍涎出大石國其龍多蟠於洋中之大石卧而吐

涎衆魚聚而嗜之土人見則没而取之然龍涎無香其氣近於臊白者如百藥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能發衆香

故人常用之以和香焉 薔薇本大食國花露也今則採茉莉取其液以代焉然其水多偽雜試之用當琉璃瓶盛之翻搖

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真 安息香出於三佛齊國其香乃樹之脂也其形色類胡桃穰而不宜於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

之以和香焉 亞濕香出占城國其香非自然乃土人以十種香搗和而成體濕而黑氣和而長藝之勝於他香 塗肌

拂手香皆出占城國土人以腦麝諸香搗香而成或以塗肌或以拂手其香經數宿不散 金顏香正出大食真臘國其香

乃樹之脂色黃而氣勁工於聚衆香 蘇合香油亦出大食國氣味大抵類篤耨 鷄舌香一名丁子香以其形似丁子

香也即丁香之大者今謂丁香毋是也日華子云治口氣 脩甲

螺甲雲南者如掌青黃色取鑿燒灰合香皆用之 艾納香方取大甲香如崑崙耳者酒煮密熬入諸香中用 艾納

出西國似艾松皮上蘚衣合和諸香燒之其烟團聚清白可愛沈筆談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叙草木異物尤多繆妄率記異國所出故無根抵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

鷄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沉香兩木無異鷄舌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本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原非同類

黃魯直惠江南帳中香戲答百鍊香螺沉水寶薰近出江南一

縷黃雲繞几傳燈錄二十祖摩拏羅至西印土焚香而月氏國王忽睹異香成穗之異深禪相對同

參螺甲割崑崙耳香材屑鷓鴣班欲兩鳴鳩日永下帷睡鴨春

閑我讀蔚宗香傳文章不減二班誤以甲為淺谷却知麝要防

類潛庵詩紅添寶鴨心中火青噴金猊

集異記博山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象口之四

環盧氏失此爐使吳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

樹非材有孔非泉閭闔晨興見發青烟此香爐也語其處令求

之即得長安工巧丁諶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為機環轉

以奇禽怪獸

歸田錄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

兩爐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郁然滿室濃香時又

謂之梅香李義山詩鑲香金屈戌帶酒玉崑崙又詩金蟾啞鑲

鼻鈕施之於幃

燈

漢書金枝秀華庶旌翠旌注金枝百二十枝秀華中主有光華

也離騷云娛酒不廢沉日夜蘭膏明燭華銅錯易齋藝林唐昭

李茂直令推油以助軍需俄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各為松明

一科便可並明月禁之
茂大笑松明之禁遂止

洞冥記武帝既耽於靈怪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
管以純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起
侍者舉麟鬚之拂以驅之

西京雜記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

是乎賈曰日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

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說文紅燈也昭君怨剔盡銀缸
夜不眠詩餘人去秋來宮漏永

夜深無語
對銀缸

梁簡文帝云九微間吐漢武內傳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
日我當暫來帝至日掃除燃光設九華

九微
之燈五枝交布秦故事百華燈樹上月朔朝賀於殿下設
三階之間端門外設五尺燈回照星明聚類

炎洲踈同火樹蘭膏馥氣芬炷擎心寒生色淺露染花沉

唐高邁長明燈頌離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觀燈處之皎如也

澄公之掌在玄夜或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晉藝術傳佛圖澄
預知劉曜之敗令

童子繫齋七日取麻油吞懸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繫
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哲以朱條縛其

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
遂赴洛陽拒曜生擒之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

光誘其人佛所以有燃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

其蘊乎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曷曷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

主夜太陰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况小

光小明哉吳聞錄唐楊穆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黃裳女子一
日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寒

帷帛孤影楊問爾甚姓氏曰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
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幢封妾為

西明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莫生
城郎不復強暴矣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黃常明詩話子美夜宴左氏莊檢書燒燭短燭正不宜觀書檢

閱時暫可也退之短檠二尺便且光可謂燈窓人中語猶有未
 便燈不籠則損目不宜勤且久山谷夜堂朱墨小燈籠可謂美
 矣而虛堂非夜久所宜子瞻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見雲
 母慣親燈火盡儒生酸態韓愈詩囊裏無瑕粟釵頭綴王蟲楊
 軒詩祥照日月不照處獨明天地未
 明時楊廷秀詩雙花忽作蜻蜓眼孤焰仍懸
 王瞻瓶石曼卿詩燼垂金鵝細影透玉河清

雪齋廣錄宋潛為其陵巡檢故友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
 立燈下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箔風泣背西窓
 兩遂滅燈趨趙寢明夜又來唱曰一自別來音信杳相思瘦得
 肌膚小秋夜迢迢更漏長守盡寒燈天未曉後又曰獨倚朱扉
 翠黛壘傷嗟良夜暫相親如今且伴才郎宿雁為才郎喪此身
 諸生怪趙精神恍惚潛往觀焉遽入以手抱之乃一燈檠耳

燭

儀禮宴則庶子執燭於祚階司宮執燭於西階甸人執大燭於
 庭閭人為燭於門外周禮凡邦國大事司烜氏共貴燭祭祀共
 明燭周穆王集方士春宵宮有蠟膏之燭

戰國策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與其婦李吾合燭合績徐吾
 最貧而燭不屬或謂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徐吾曰
 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掃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
 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明去一人燭不為益閭何愛東
 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韓非子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
 舉燭相受書曰舉燭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之

北史後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常以奕碁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奴

常令執燭或時睡則加杖奴不勝痛楚乃曰即君善為讀書執

燭不敢辭罪令博奕是何事也琛大慙遂研習書史杜陽編云同昌公王

病術上米實獻以香蠟燭其燭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焚之郁烈之氣可聞百步煙出其上即成樓臺殿閣之狀蠟中有蠶脂故也

歸田錄鄧州花蠟燭云是寇萊公法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燈雖

則濶間燭淚成堆杜祁公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與容相

對二公皆名臣奢儉不同如此

宋國史後補每歲正旦曉漏以前宰相三司使皆以樺燭百炬

擁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眾皆滅燭避之坡詩萬人爭看火

城還禮燭不見發注跋本也說文燈燭燻曰施班賦金缸街壁是謂列錢注燈盛列于壁有似列錢

天寶遺事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執列畫

燭謂之燭奴揚國忠每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行立呼為燭圍

唐太宗詩燭聽風來動花開不待春鎮下千行淚非是為思人

宋孫明復詩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為灰盡小無詞

孟郊東野燭蛾詩燈明雙舞蛾厭生何太切想爾飛來心惡明

不惡滅賀方回詩附炎竟何功自取焚如酷古今注飛蛾一名慕兒賀方回以為

鬼蛾廣雅燈籠曰篝

扇

方言有關而東謂之箑白關而西謂之扇雜記長安巧工丁綬作七輪扇大徑丈餘

使一人運之滿堂皆寒

古今注齊廣開視聽作五明扇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

輿不得用故高宗有雉雉之祥故有雉尾扇漢以扇為便而雜記成帝賜飛燕七

華扇又有雲母扇翟扇
蟬翼扇梁冀作擁身扇

事類賦曹植九華扇賦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尚方竹
扇名曰九華因賦曰形五離而九折篋釐解而縷分倣虬龍之
蜿蜒法雲霓之網縕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
鄴中記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
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雲母帖其中彩色明徹虎出時用此扇
挾乘輿又有象牙桃皮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作紫緝色或
作鬱金色

拾遺記周昭王昭奎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
鳳鵲皆脫易羽毛聚鵲翅以為扇緝鳳毛以飾車蓋也扇一名
遊飄二名反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

往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冷然自涼

世說庾稚恭為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帝帝疑是舊物侍中劉
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稚恭
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帝左右

南史齊竟陵王子良之孫貴於扇上箇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

里為遙滑曜編程楷清風先生傳其先衛之淇澳人有三姓一
曰純氏漢時從班婕妤入宮中一日羽氏從諸葛武侯
為軍前指揮後純氏昵近女婦羽氏情武侯功不立
與方外交惟清風先生有文彩故與文士相友善

聞見錄范質在茶肆中見一人貌怪陋值時暑公執扇偶書大
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其人曰酷吏何止如大暑公他日當究
此携扇去後至祆廟見木鬼即前見扇猶在晉謝安取一扇送
袁宏行宏應聲曰

須當奉揚仁
風慰彼黎庶

黃魯直次韻高麗松扇銀鈎玉唾明璽紙松筴輕涼并送似可
憐遠度憤溝洫高麗
土名適看今時能藏子

劍

列子魏黑卵以匿嫵殺丘邴章也丘邴之子來丹謀復父仇適
衛見孔周執僕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周曰吾有三劍唯子
所擇一曰含光視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
不覺二曰承影昧爽之交自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淡焉若
有物存莫有其狀其觸物也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三曰霄
練晝則見影而不見光夜則見光不見形其觸物驕然而過隨
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來
丹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跪而授其下劍丹再拜受之執

劍從黑卵黑卵醉偃卧牖下自頸至腰三斬黑卵黑卵醒怒其
妻曰醉而覆我使我益疾

吳越春秋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劍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
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豪曹巨闕魚
腸示之薛曰非寶劍也取純鈎示之薛曰光乎如芙蓉始生其
紋如星行其光如波溢取湛盧示之曰英哉金鐵之英奇氣純
靈可以折衝伐敵允常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弑吳王僚湛盧
乃去楚蜀志楚王作劍三枚曰龍泉曰太阿曰工市晉鄭聞而
求之不得與師圍之楚王引太阿登城麾之士卒迷惑

流血
千里

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能為善鈎者賞百金吳作鈎者衆
而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於王詰

公門而求賞王曰子求賞何以異於眾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
 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眾鉤以示之何者
 是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于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
 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
 飛着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按干
 將莫邪吳鴻扈稽皆人名而劍名也

亢倉子蜚景之劍威集白日氣成虹霓以之刈獲則與刷刃也
 無擇

國策趙奢曰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
 上而擊之則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而為百

晉書張華聞豫章人雷煥達象緯補豐城令掘獄屋基四丈餘

得一石函中有雙劍刻曰龍泉太阿先是斗牛之間常有紫氣

其又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試劍光芒艷發送

一并土與華一自佩華因事誅失劍所在煥卒子業為州從事

行延平津忽腰間劍躍去墮水蜀志楚王召風胡子令之吳見

劍一干將一鑊鑊者干將之妻也金鐵未流干將夫妻乃

斷髮剪指投於爐中乃濡遂為劍陽干將作龜文陰鑊邪作漫

理干將匿其陽出陰以獻闔閭

於遺記顯頊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

赴指其方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嘗如龍虎吟廣雅云斷蛇魚腸

鏤干騰堂銘墨陽並劍名

初學記劍口謂之鐔鼻謂之彘鞘謂之室鞘謂之衣荀子桓公

之闕文王之錄莊公之忽闔閭之干將莫邪巨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

五夏

酉陽雜俎

開元中河西騎將送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敵而

旋未嘗見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從土蕃入寇獲生口數

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常見青龍

突陣而來兵乃所及若叩銅鐵我為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

之在靈

唐開元末武勝之知靜江軍忽見灘中雷公錢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之夫戲以石投之中蛇鎗然作

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之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

昔雷煥既得豐城之寶劍致其一於張華且言曰自葛盧發金

蚩尤造始竭楚鐵之利泗齊金之美淬以清波歛之越砥擘如

流星湛若照水斯乃羊頭精利水心靈秘七彩九華之飾龜文

龍藻之麗陽文陰縵之奇紫電白虹之異雖曰一人之敵且應

八方之氣故三賢所以受賜而君子所以自衛也茂先見之矍

然而驚曰此孟邪谿之粹赤堇之精傾秦去吳之異五山六合

之英純鉤湛盧之器豪曹巨闕之名掩三鄉而擅價敵千戶以

騰聲定光既聞於太甲照膽仍傳於武丁兵動則飛月蝕而成

顧此神物終當合并

筆談古劍有沈盧魚腸之名沈音湛沈盧謂其湛湛然黑色也

古人以刺鋼為幹柔鐵為莖幹不爾則多斷折劍之鋼者刃多

毀缺巨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刺鋼魚腸即今鑄鋼劍也又謂之

松文取諸魚燔熟褫去脅視見其腸正如今之鑄鋼劍文也

不疑帶礪具劍晉灼注以玉作并鹿盧形曹七答步光之劍華藻繁縟

梁吳均寶劍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

泥鏹遠霜凜凜匣上風淒淒

泥鏹遠霜凜凜匣上風淒淒

曹唐居和買劍將軍溢價買吳鈞要與中原靜寇讎試掛窓前
驚電轉畧拋泉下怕泉流

李矯詩風霜凜凜匣上清精氣遙遙斗間明古今注吳大帝六寶劍白虹紫電辟

邪流星青
冥萬里

鏡

淮南子明鏡之始型矇然及粉之以玄錫磨之以白旃則鬚眉

鬢毛可得而察釋名鏡景也有光景也廣雅鑒謂之鏡

西京雜記高祖入咸陽官周行府庫有方鏡九寸表裏明人直

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即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

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動秦始皇

帝以照官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

上猶帶史良娣合練婉轉繩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舊傳

此鏡照見妖魅佩之者為天神所福宣帝從危獲濟及紹大位

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帝崩鏡不知所在

符子善知人者如明鏡自知者如淵蚌鏡以曜明故鑿人蚌含

珠故內照

拾遺記周穆王時沮渠國貢大齊鏡廣三尺六寸閭中視物如

書人向鏡中則響應之

隋書文帝委任高頰後右衛將軍龐冕及將軍盧貴等前後短

頰於上上怒之皆被踈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

皎然益明

酉陽雜俎舞溪石崖窟中有方鏡照人五臟秦始皇號為照骨

龍城錄長安任仲宣家蓄寶鏡識者謂之三代物後有文皆篆
梯八字僅可讀曰水銀飛精百練成鏡後仲宣南浮洞庭風濤
洶湧因泊舟夢道士赤衣乘龍詔仲宣語此鏡乃水府至寶當
歸我矣因持鏡去覺失鏡所在

僉載唐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常
騎馬自照人馬竝在鏡中

文粹司空徒作傳容成侯金烟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
族中多見按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
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
傳修煉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

鑿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為明達挾奸邪以事

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

也唐葉法善有一鉄鏡覽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所積之物以藥瘳之即痊

小說舊聞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江濱有

光若殘星焉乃令人往觀之至其所乃釣船也詢彼漁云適獲

一鯉光則無之乃携鯉而來命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

以面相合皆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鬣爪皆具既磨瑩則常

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王宗受建之鏡子得一古鏡鏡

下有篆文十二字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隨至曰吾失此二百年矣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若還我宗

受出而與之青衣剖腹吐鏡而去小兒傳碎穀吐納之術

筆談古人鑄鑑鑑大則平鑑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則

照人面小小鑑不能全視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則鑑雖小而能全納人面仍復量鑑之小大增損高下常令人面與鑑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後人不能造比得古鑑皆刮磨令平此師曠所以傷知音也

仇池筆記元豐中東坡自齊安過黃州獲一鏡其背銘曰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為鏡清明而光左龍右虎輔之兩傍其字如粟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歸田錄呂文穆居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子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言者歎服以為賢於李衛公遠矣

王希點簡淡無

他好惟以對鏡為娛整飾為事終日無倦以杜子美有勳業頭看鏡之句遂作策勳亭仍自號勳叟收古今善鏡典衣償無難色居長洲結親友之蓄異鏡者數人間日會聚樂飲各出鏡博玩評品抵掌極歡而罷鄉人目曰鏡社

墨客揮犀慶曆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鏡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鏡背鑄成兔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兔形却在鑑中人莫究其理

九國志蜀王宗壽常得一鏡晦不可覽屢令工人營之無所觀置巾奩中或日偶覽之光彩煥發因見青衣婢角小兒獨坐市舍中亟令人訪之果來曰鐵鏡神物公宜見還出與之長揖而去

代醉編周公謹云透光鏡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輩傳記僅有沈存中筆談及之然其說亦穿鑿余在昔未始識之初見鮮于伯

子

機一枚後見霍清家二枚最後見胡存齋者尤奇凡對日暎之
背上的花畫在影中纖悉畢具麻知幾嘗賦此詩得名余嘗以
他鏡視之或有見半身者或不分明難得全體見者太平廣記
第二百三十卷內載有度神鏡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人影內
纖悉無失然則古亦罕見也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鏡磨
照之見墓中人僵卧猶帶弓矢驚駭朴之於地又見農家室戶
男女宛然以爲怪物擲之不復顧獨携燈臺歸于富室且談及
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富室以獻于官時蜀人萬本知州事
得之大喜寄饋其族人大學士安安欲併得鏡以獻 上乃移
書索之甚亟本遂遠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

